

第十七辑

汕头文史

SHANTOU WENSH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汕头市委员会
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

第十七辑

汕 头 文 史

Y SHI DISHI QIJ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汕头市委员会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

二〇〇二年七月

目录

CONTENTS

1	潘植我回忆录.....[香港]潘千元提供
38	华发未忘报国心 ——记美籍潮人郑平博士.....陈一粟
43	数学王国的骄子 ——记获国际菲尔士数学奖美籍潮人丘成桐.....李冕远 李胜宇
49	澳籍潮人张资松博士.....陈和福 陈肯堂
55	“海员之母”黄玛丽.....陈庆明
57	新加坡潮籍华侨沈以成轶事.....沉思
68	居留台湾的潮汕籍闻人录.....卢继定
80	潮籍民国职官人物简介.....陈荆淮
105	明清时期饶平县乡民移居台湾记事.....陈科庭 张松乐
114	汕头大学前期筹备工作纪实.....陈仲豪
141	中外名家赞“星河”.....刘麒子
149	潮汕工艺美术史话.....蔡荣武
149	从国画彩绘到“堆金”瓷艺
152	“堆金”生辉 “天球”焕采
153	古拙“翻身凤” 精绘《九歌图》
154	春色瓷塑大花篮
156	瓷坛巨塑——《五子三星图》
159	瓷塑《十五贯》的历史功绩
161	二件被窃的人物瓷塑
163	走进家居的“变形动物”
165	《群鸡图》及其作者曾作丰
166	潮汕工艺中的“红楼”佳作

目录

CONTENTS

173	民间工艺美术家陈俊荣
179	瑰丽金碧的金木雕《大佛龕》
181	素淡典雅的通锦绣
182	潮绣珍品——《九龙屏凤》
184	回首往事.....林友
197	汕梅新闻战士张问强.....王子英
214	李碧山在潮梅.....秦梓高
221	汕头开明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继承者——高们昂高俊彦 陈训先
230	清代潮阳四大富.....郑白涛 李起藩
234	澄海纺织品与服装史略.....澄海市纺织品与服装协会
242	汕樟轻便铁路兴衰史.....杨达祥
250	太古轮船公司在汕头拾零.....陆集源
254	清末民初潮阳棉城传统工业管窥.....黄廷训
257	1945年祯祥轮海难回忆.....陈亿章
263	大埔人在潮汕办学简介.....杨达祥
274	汕头大埔会馆与南昌起义部队汕头指挥部.....杨达祥
278	汕头市福音医院简况.....蔡理明
286	历代《澄海县志》考略.....陈卓坤
291	质疑·补充·订正

潘植我回忆录

■[香港]潘千元提供

潘植我(1885 ~ 1953), 广东梅县南口镇寺前村人。6岁破蒙, 聪慧好学。1907年毕业于嘉属官立中学堂后, 应宗亲侨贤潘祥初之招, 与丘茂荣等六人于4月同赴日本大阪东成郡吉田工厂学习纺织漂染工艺, 数月后转入东京机织学校学习。其时, 为筹措学费, 到神户永安祥商号做工。因其勤奋好学, 诚恳待人, 颇得店主赏识, 被说服留店工作, 从此弃学从商。1911年, 潘植我得其宗亲潘君勉等人的支持, 集资在神户开设“得人和”商号。由于经营有方, “得人和”商务发展迅速, 一跃为神户华侨中最大的一间商号。潘植我被推举为神户中华总商会会长, 广东商业会所议长, 且受聘为北京总商会顾问。

潘植我是位爱国侨领, 他深切盼望祖国强大昌盛, 衷心拥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 是同盟

会神户支部的成员。辛亥革命前夕，他曾将三年薪金之积蓄全部献作革命活动经费。民国成立后，被聘为广东都督府顾问。同时，还捐巨款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营造墓地，在巍巍墨绿色的180块“献石”组成的纪功坊中就有潘植我的一块。民国十年（1921年），时值“得人和”商号鸿图大展之际，潘植我为实现报国之心，出任丰顺县县长之职，历时半年多。任期虽短，但其廉洁奉公，爱民如子，尽己之能补贴地方财政，深受百姓拥戴。1937年“七·七事变”后，因反对日寇侵华之暴行，屡遭日本政府迫害。

潘植我深知欲振中华，尤先兴教育，广育英才。1926年，被神户华侨推选为华侨同文学校总理，直至1939年。在任十多年间，曾捐助学校经费数十万元。同时，还特别关心家乡教育事业。30年代，南口安仁学校建校时，捐巨资购地皮和建校舍，赠收音机和大型寒暑表等物。

潘植我热心桑梓公益事业，乐善好施。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慷慨捐资一万五千元建造梅江桥，同时，还在家乡南口寺前村建了两座钢筋混凝土桥“三星桥”和“东华桥”。他还常对到日亲友和初入日境之同胞，设法护其安全，尽力解决所遇困难。

潘植我之善行义举，爱国爱乡之精神，备受世人推崇和尊敬。

（转载自《孙中山与梅州》）

余生于光绪十一年五月廿八日己时，兄弟四人，排行第三。祖父展澜公，父亲梅瑞公，叔父仁瑞公。六岁破学，至十一二岁五经读毕学作诗对文章，十四岁跟随家江如老师往嘉应州城考童子试。虽文章粗浅，学习考试名为混场，然榜名甚高，私心甚喜。戊戌维新变政改学经义史论，经过两次学台，初曰张伯熙，次曰周祖谋，因读书太少，并在乡下未得好师教训，故未能获取秀才也。至十八九岁朝庭废科举设学堂，乃考取嘉应官立中学。廿二岁毕业之年应立斋叔祖公派人往日本留学机织工业，由张叔瑚先生出题试验，考取第一名，是年为光绪三十一年。翌年大约在二三月之间，乡间扫坟事毕，与君勉、林荫庭兄同出香港。因未有船期，乘暇往广州一游，藉以增长见识，并顺便制些衣物被盖。返港后于四月初外启程前往神户。登岸投宿神户永安祥商店。盖永安祥为南洋坐办庄，吧城联兴、增兴之股东：丘燮亭、廖煜光、肖郁斋、潘立斋均入有股份。因此关系，故投宿该店。随即剪去发辮，与廖友德、廖湘澜、廖国义、丘茂荣、梁正成等诸人在大阪东成郡吉田工厂学习。嫌其过于简单，关于使用铁机染料等等，非进学校学习数年不能得到回



清国遺像(1885-1953)

国后建设工厂之资格，在七八月之间适逢丘燮亭伯来游日本，诸人合议请求燮亭伯作主派往东京入机织学校，得其许可后于是诸人转往东京。余则留在永安祥学习生理，是为去学从商之始。此中另有两种原因。一者，廖煜光伯、丘燮亭伯、梁映星伯三位老者派往学习之人为其店中之学徒，比余先往数月，是为光绪卅一年之冬。余于翌年四月由港往神，乘船之日，上午登船下午则接立斋叔祖来信，阻止前往，谓时间太迟，恐先去者已届毕业回国之期为词，相争半日之久，欲阻止不及矣。在后余将诸人转学东京情由禀告立斋叔祖，接其回示，原意以六个月便可学晓回国，今次数年工夫，彼无此力量负担学费，并嘱决意回国。在后据闻人言，立斋叔祖当初无派人同往学习之意，因丘、廖各位老者在闲谈中相劝派人参加。祥初叔得此消息，逢回乡过年之便，发表此项意见，乃吩咐张叔瑚先生出题试验。及人选定后，即函告立斋叔祖。而立斋叔祖随即回函阻止，不料却阻不来。是时书信往来无今日之便利，然姑无论如何，是为余初次出门之机缘幸运。

二者，同学诸人决定上东京之时，适值永安祥管账员易玉泉先生想回国嫁女，商余代理，并言明两个月为期。余随即答应。以为两个月时间不多，若往东京就学，尽可赶及诸友之课程。盖诸友在国内受教育无多，余之聪明学历比较为优。另有一种意思，以为假定立斋叔祖不援济学费，余也可希望考取官费生。易玉泉先生家事料理清楚后，于年尾依约回神，余正打算检点行李，搭车往东京，账房一班同事相处日久，发生情感，留余在神户过新年。照店中规矩，年三十日为团年，新年初二为开牙，均有丰富酒菜，以此为挽留话柄。余也欣然接受。惟其时吾国人过新年风俗似与国内无异，到年廿五入年架后，

头家们同头家们赌博，伙记同伙记赌博。在年廿八九两日，易玉泉先生往街外赌牌九，一共赢有一万几千，可说不小数目。无如年卅晚复出街外寻赌，除先前赢入数目外，反输一万几千，大成问题。对方着人来追讨，一时惊慌无措，心乱起来，即乘夜车出长崎，由长崎乘船转香港。因此之故，当事人廖道明先生留余再代理二个月，并谓即刻行信回省请人，大约二个月度，方能前来。余以义不容辞，继续代理等待。到新人到来要上东京之时，忽然副总理人吴植垣出来争执用人权限，因当日章程曾订明司理人由正总理保荐，管账员由副总理保荐。因管账一职所得薪金、花红，章程内先有规定，系属优缺。此次请人非经副总理乃司理人逕行请来。调停人得悉其情，以新请人手续不合，判断应由副总理另行聘请。因此之故，余又不能往东京求学。算起来已延迟半年以上之时间矣。在此情况之下，当事人廖道明先生复来商量欲余放弃求学，长留店中帮手做事。余以当初远来日本，原为求学并欲藉此出身，或希望得一官半职，报答祖父大人爱护之深恩，不即答复，言明待余思索三日始行决定答复。在此三日内左思右想，顾得求学不能兼顾家庭，顾得家庭又以放弃功名事业为可惜。一班同事则以机会难逢，从商比较上算，极力怂恿。彼一言此一语强迫不过，于是乃决意从商。斯时在店中喜有人帮手，在余喜得棲身之地，双方俱感满意。该账房一缺余继续代理年余，吴仲海始行前来接事。该份薪金花红余毫无所得，仍支学徒薪金，每月五元。但余毫无介意，尽心工作学习，除理完自己部份事情外，兼帮助上下手伙伴之事情，碰着银期，有时半夜起身赶做簿书，在店中为一重要角色矣。是为余到日本后弃学从商第二之机缘幸运。

余入神户永安祥商店后，同梁启超略有接近，看其忽然由外处寄来银伍万两，不多时说无钱买菜，走来永安祥借菜钱。过了不久时期，继续由外处寄来银十万两，不多时又说无钱买菜，又来永安祥借菜钱。因此，余知到做大事业的人对金钱看得随便。余因何认识梁先生，其中有一个原因须要说明的：永安祥副总理吴植垣系广府南海人，在横滨开一家永安和商店，专做南北美洲生理。其人极好交游，曾入保皇党，同康有为、梁启超常常来往，对中国清政府派往日本特使、大员、公使、领事与及日本政党朝野要人如大隈犬养毅、柏原文太郎也常常有往来。同乡梁辉到去日本，植垣托大隈带其游二重桥皇城宫殿，此非寻常华侨所能做到的事情。余在永安祥虽然做一个学徒，多蒙其特别看许，无论请酒游地方都邀余参加，平日极肯讲说教人，因此余领略多少做人的教益。有一次同汪大燮公使游西京，当时见面之下，余忘记脱帽鞠躬行礼，被植垣教训一顿，至今犹记在脑筋。吴植垣为人文字清正，相貌端正，身材高大，有些胸襟气概，性情刚正，凡事不合道理不肯随便附和。其在横滨做华侨公益，每每全横滨人对付其一个人，反之其一个人对付全横滨人。但系有时碰到有关国际间重大事情，大家又爱推举其出来担任。从前日本大正皇帝行登极礼，各国侨民献表章并贺礼。中国侨民亦同样献表章并贺礼。大众推举其入宫进表章行礼，以后同各国公使大员一齐，皇帝在丰收殿赐宴。大家认为极荣耀的事情。讲起永安和之生理不甚大，当时在横滨约莫居二等级地位，其私人入息至多不过七八千元，只好仅仅够其做应酬费。余心里非常敬重其为人，以为将来自己年纪长大有本事亦都要同其一样，所以余之别号安为植我，此植字即因崇拜植垣而起的。



其次，“我”字亦有一个见解，此“我”字写法先写一撇，次写“才”字，又次写“戈”字，查考古人做“我”字的意义，“才”字顶上一撇表示发挥才能，侧片“戈”字表示用戈矛保护才能，即书上所谓君子自强之意。

余承蒙吴植垣伯看许，因有几样小事引起其看重的。第一，永安祥账房伙记办事的地方系一个长房，前面摆一排长枱为大家伙记办事，后面摆一排长椅供人休息时闲坐。植垣无事之时，走在后面或行或坐，谈论时世，谈论保皇革命，谈论生理，其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解。余听其谈论有弱点的地方，就回转头去驳其三二句。其不高兴时就用长辈身份故意骂一二声。等到其火气落后又照旧来撩人讲。有时余不在账房，其对老伙记说：植我虽然年轻，颇有聪明，讲话很有意思，有时令人辩驳不来。

第二，梁辉伯到去日本洗温泉。梁辉伯到去箱根，不晓日语，嫌寂寞，于是商量一个月之中吴植垣去陪半个月，余去陪半个月。经过几月之时期，有一日余对梁辉伯说曰：碧如伯，汝到来多日，常常请余，余并无返请过汝一回，余今想请汝食一餐便饭，但系汝千万不可以余为小伙记无出息不答应。当时梁辉表示极欢喜。植垣在旁，以为余虽年轻，颇有青年人气概。到第二日，余向植垣支叁十元，植垣则谓，汝每月薪金仅十元，今支三个月薪金请碧如伯，以后汝要钱用，如何打算？余答以无甚要紧，以后余晓节省。等到其将钱交余时，又谓：如果不够开销，阿伯来补贴。表示非常同情的样子。

第三，永安祥店中规矩，照广府人例规每日食两餐。夏天日子长，账房一部分伙记提议每日下午两点钟时候私人出款煲桑杞生鸡蛋茶，逐日照轮。当时余除赞成外主张老伙记多

出息先带头。老伙记两次，余一次，才合公道。无如各人反过来讲要我先带头，无分轻重，每日照次序轮流。结果争气起来，就余先带头，此事亦被植垣知悉。在后植垣走出街外对人说，植我性情比较爽朗，又勤力做工，与一般的伙记完全不相同，在其推测，不须几久，必然出来做生理，非长久居人之下。而且南洋客人生理多，植我他日事业比永安祥更有希望云云。经过一个时期，植垣便中商余另谋生理，其活本钱同银行汇票他晓打算，但求余出来负责便是。当时，余答以年纪尚轻，不够经验，恐怕负责不来，待多一二年有自信心时候才敢应承。藉此推辞。此后又经过一个时期，亚湾那华侨陈星梅转国经由神户。相识以后，亦来就商量另谋生理。并谓其此次转国带有二三百万元，想拨出伍十万元交余做生理之用。如果中途不够周转时，其在香港仍然可以帮助之意。余亦以年轻不够经验为辞。

自经过上项两件事情以后，余心中自忖或者有资格出来做生理，彼等才一邀再邀。与其同外府人合伙，不如同自己叔侄合伙。

民国元年冬，廿七岁，请假回香港，与君勉、林荫庭兄等商量做得人和。民国二年四月开张。此为余初次出来立业之基础。自做得人和以后，生理逐年增加，自己的地位也跟随逐渐巩固起来。以后蒙神户侨胞推举，做神户同文学校总理。有时兼任校长。此校为康有为、梁启超戊戌维新失败后到去日本创办的。做广东商业会议所议长，做神户中华总商会会长。吴植垣在清末去北京做过华侨代表，余亦做过华侨代表去北京，获选议员，并且得有黎元洪、徐世昌大总统奖匾二块及二等嘉禾章，教育部发给嘉祥章。至于生理，由初年四十余万，陆续增至

壹仟万。统计各样事业，同吴植垣比较起来，似乎略赢一些，但是此系因为时代进展不同，论才情，余始终不及吴植垣。此系老实说话。

不过余摹仿吴植垣，亦似觉有摹仿到失败的地方。吴植垣好做绅士，能刚不能柔，是者以为是，非者以为非，毫不徇情，结果一生损失人情不少。在胜者方面，认为自己有道理应当得到有利之办法，在败者方面，以为若换过第二个人来处判，不至损失如是之甚，因此双方俱不领情。此可谓能拙不能考。社会只有一种绅士善于做鲁仲连者，则彼亦有道理，此亦有道理，言词乖考，轻重应付得当，结果双方俱怀好感，双方俱有礼物送来，令人敬佩钦羨。余在南洋吧城判过几样事情，其中比较重大的案件，如丘燮亭、廖煜光二家后裔分拆生理，挽回律师费用甚大及政府税项不少，双方俱有利益，结果双方俱不讨好。又林伯耀后人分财产，余审察其继室年纪尚轻，有分得财产即行改嫁之虑，在中国人礼教上，对其子弟未免稍为袒护。不料其长子用心太狠，邀求不遂反生怪怨。细心思索，世间做坏事受人责备者，此理所当然，今吾做好事亦要受人责备，此乃缘自己才情短绌，只晓方不晓圆。自此以后，余不愿再做绅士，不欲再过问他人事情矣。余出生日为丙寅日，有友人晓得命理者谓凡丙火日出生的人，性情刚直，做事多走直线，不喜欢曲折，此无法补救者。似此只可委诸命运。

余起初出门即写有笔记，将年中比较大的事情简单记载起来以资留览，又另将初出来学习生理所得薪金、花红与支出数目逐年记载。若总行结算，则在社会数十年所得数目可一目了然。无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恐日人拘禁，急忙出走，以致神户洋楼两间被美军炸毁之时，所有衣物、文件一概烧失净尽，

殊为可惜。今在香港闲住，可记忆者又复作简单记载，名之曰回忆录，并欲吾之子孙知长辈出身艰难，各自奋勉。

余家在祖父手上初时系属小康之家，自余兄弟姐妹等七人出世，生计日繁。父亲时运不佳，渐见辛苦，叔父仁瑞公去世时，余年在五六岁，似知非知，记不清楚。余在八九岁，母亲逝世，做丧事与及父亲续娶继母张氏，权理家事等等，家里更走入苦境。邻家叔婆伯姆用意不良，屡屡挑拨兄嫂与继母为难，以致继母不能安身，心怀他适。嗣父亲又续娶继母林氏，仍然一样斗争。幸继母持家有方，余在十七八岁，祖父逝世后，将大兄、二兄各分一家，余与四弟共合一家。自后家中怨气始渐告平息。当家人斗意见时，余年幼，备尝辛苦，每每由学堂回来尚未举火，挨饿不堪。此中琐碎事情，笔难尽述。

余在幼年时，族中上辈在外事业不多，如香港之万通、吧城之增兴。非平时有情面之子弟不易推荐。四弟出门系由继母林氏想法拜托定子林余接源水客带往暹罗的，至余更感前



路茫茫。在官立中学读书时尚未计较一切，侥幸毕业时期遇着立斋叔祖派人往东求学之机会，因此出身，殊梦想不到之事。

余家廿余年未添新丁，父亲六十岁生辰，立炯启为余之半子。余廿三岁往神，廿五岁回家过节，藉以省亲，看看家中情况。及抵家闻知此事后请求增兄将炯启全数过继吾家，不蒙允许。重返神户后纳日妇六浦松为内缘妻（吾国为妾），并向店中支借贰佰元寄回家为续娶二兄嫂之用，邀二兄回来合家共处。自根元出世后，茂元、蔚元各子孙相继出生，此为吾家由弱而强之一大转机。

风水命运鬼神之说，余在少年时一如新学家之头脑，全不相信有。其事惟经过数十寒暑，闻见既多，似乎亦不可强断。祖父展澜公生时留住一位黄连贵风水先生，在隔子里寻得一坟穴场营葬祖母朱氏。其时余年才六七岁。安葬后祖父曾言二十年后必有效验。及余长大，由读书而经商而出仕，大家皆谓由祖母风水所庇荫，余亦不敢非议。



①潘植我在家乡修建的客家大围屋之一“东华庐”的正门

②潘植我在家乡修建的客家大围屋之一“东华义庐”全景

祖父生时，每晚食足烟后则教余读书，谓余八字聪明，须从读书出身。当时家境清贫，老师的束修亦难以应付，余几次请求祖父要出门经商补助家庭，但每一说及，祖父初用好言慰抚，继则大声责骂，余因此不敢不遵老人命意。在后虽科举已废，仍不时发梦入学中举，足见幼年所受长辈教育深入心坎。每一念及，无不感激祖父爱护之深恩。

余经营得人和之生理，在民国十年正进入繁盛时期，本无回国之机会，无如与日妇离缘，迫不得已而带根元、葵元兄弟回里。及抵汕头，旧日相识一班亲友即怂恿做县知事。余以须带家眷回里过年为辞。在家约住一月，嫌寂寞复下汕头。一班亲友见面之下旧事重提，一再怂恿做县知事。其时温伟吾先生在汕批评余之八字，谓四十一岁行官运，必擅印把。新年甫过，即接汕头来电发表委任丰顺县知事。丰顺卸事后回去神户做同文华侨学校总理，做校长，做广东商业会议所会长与及往北京选举议员。此五年时间多耗在社会公益、国家行政各项事情。似此命理亦非无凭。娶梁妇时有友谓余妻妾双双，子结六枝。果如所言。

民国廿六年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日政府包围吾屋，并监视吾之行动，异常严重。又暗中唤女佣出去备加恐吓，嘱其窃取余之文件，又嘱左邻右舍注意本屋，有生疏人出入须随时报告。有老女佣比较忠实，私下将此事告知。余得悉此情，将生理各事交给根元料理后，于廿八年秋乘荷兰船由小吕宋航线直往爪哇逃难。不料乘船之时刚到码头，日警探随即赶来。新女佣密报。问余往何处，余答以往南洋调查生理。问何时回来，余答以二三个月为期。因此未被留难。及到吧城过新年后转往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苏门答腊之日里、棉兰等处游历。



在新加坡时，旅行无事，找游国焕算命，据批现运有官非并有圈圉之患。余不信有此事。民国三十年春将拟回香港时，陈妾与同乡家眷相识者谓有玉皇大帝转童极灵验，邀同往。及报明姓名后据玉皇大帝言，余星宿黯淡无光，须损失大财。如不损失大财，则有性命危险。告以现在打算回国。则云回去亦必再来。又言某月某日有跌扑之灾劫。是年冬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事，余被荷政府拘留集中营两月，并险被日人杀害。又在法院门口跌一跤。显有见验。

余生于乙酉年，属木，身体长而瘦，亦属木形。批命家谓利于东北，不利南方，行丙丁运，是非多而招劫，须损失大财，亦见应验。

得人和之历史

俗语谓凡事半由人事半由天。书曰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忧患也深，故达。余大有同感。据余过去阅历，凡做事以能惊心为成功之母，能惊则成，不惊则败。盖能惊心不敢懒惰骄傲，而谦恭和厚、勤劳俭朴做人之道。惟日不足，得社会之同情，虽有患难，容易走过，容易成功。得人和之开办，自己本嫌年纪过轻，无经验，而又加以神户全是外府人，无亲友可依赖，势单力薄，若以寻常眼光来看，凶多而吉少。然挣扎十年，造成当地华侨第一之商号而享盛誉垂三四十年，殊非初心所敢料。今将经过事情次第写出，留作下辈参考。

得人和初开办，付其资本仅有三数万元。因须放账与人争取生理，经营不久，不惟自己本钱寄去南洋，即日本商人之货款亦被余寄去南洋。每逢结账期，金融短绌，应付不来，加以银行汇票不通，一筹莫展。在此时，日本商人怨言百出，联合会议拒